

我叫山果

我常抱怨日子過得不稱心。我知道這麼想沒有什麼可指責之處，人朝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嘛。但是怎麼算過得好？應該和誰比？我不能說不模糊。前些日子我出了一趟遠門，對這個問題好像有了一點震撼與感悟。

我從北京出發到雲南元謀縣，進入川滇邊界，車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嶺。火車在沙窩站祇停兩分鐘，窗外一群約十二三歲破衣爛衫的男孩和女孩，都背着背篋拚命朝車上擠，身上那巨大的背篋妨礙着他們。

我所在的車廂裏擠上來一個女孩，很瘦，背篋裏是滿滿一筐核桃。她好不容易地把背篋放下來，然後滿巴掌擦着臉上的汗水，把散亂的頭髮抹到後面，露出俊俏的臉蛋兒，却帶着菜色。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後都是補丁，破褲子褲腳一長一短，也滿是補丁，顯然是山裏的一個窮苦女孩。

車上人很多，女孩不好意思擠着我，一祇手扶住椅背，努力支開自己的身子。我想讓她坐下，但三個人的座位再擠上一個人是不可能的，我便使勁讓讓身子，想讓她站得舒服些，幫她拉了拉背篋，以免影響人們過路。她向我表露着感激的笑容，打開背篋的蓋，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裏裝，我使勁拒絕，可是沒用，她很執拗。

慢慢地小姑娘對我已不太拘束了。從她那很難懂的話裏我終於聽明白，小姑娘十四了，家離剛才的沙窩站還有幾十里，家裏的核桃樹收了很多核桃，但汽車進不了山，要賣就得背到很遠的地方，現在媽媽病着，要錢治病，爸爸才叫她出來賣核桃。她是半夜

起身，一直走到天黑才趕到這裏的，在一個山洞裏住了一夜，天不亮就背起篋子走，才趕上了這趟車。賣完核桃趕回來還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回到家。

“出這麼遠門你不害怕嗎？”我問。

“我有伴兒，一上車都擠散了，下車就見到了。”她很有信心地說。

“走出這麼遠賣一筐核桃能賺多少錢？”

“刨除來回車票錢，能剩下十五六塊吧。”小姑娘微微一笑，顯然這個數字給她以鼓舞。

“還不够路上吃頓飯的呢！”我身邊一位乘客插話說。

小姑娘馬上說：“我們帶的有幹糧。”

那位乘客真有點多話，“你帶的什麼幹糧？”

“我已經吃過一次了，還有一包在核桃底下，爸爸要我賣完核桃再吃那些。”

“你帶的什麼幹糧？”那位乘客追問。

“紅薯面餅子。”

周圍的旅客聞之一時淒然。

就在這時，車廂廣播要晚點半小時，火車停在了半道中間。我趕忙利用這個機會，對車廂裏的旅客說：“這個女孩帶來的山核桃挺好吃的，希望大家都能買一點。”

有人問：“多少錢一斤？”

女孩說：“阿媽告訴我，十個核桃賣兩角五分錢，不能再少了。”

我跟着說：“真够便宜的，我們那裏賣八塊錢一斤呢。”

旅客紛紛來買了，我幫着小姑娘數着核桃，她收錢。那種核桃是薄皮核桃，把兩個攥在手裏

一擠就破了，生着吃也很香。一會兒，那一筐核桃就賣去了多半筐。那女孩兒仔細地把收到的零碎錢打理好，一臉的欣喜。

很快到了站，姑娘要下車了，我幫她把背篋背在肩上。然後取出一套紅豆色的衣褲，放進她的背篋。對她說：“這是我買來要送我侄女的衣服，送你一套，回家穿。”

她高興地側身看那身衣服，笑容中對我表示着謝意。此時一直在旁邊玩撲克的4個農民工也急忙站起來，一人捏着五十元錢，遠遠伸着手把錢塞給小姑娘：“小妹妹，我們因為實在帶不了，沒法買你的核桃，這點錢拿回去給你媽媽買點藥。”姑娘哭了，她很着急自己不會表達心裏的感謝，臉憋得通紅。

小姑娘在擁擠中下車了，却没有走，轉回來站到高高的車窗跟前對那幾位給她錢的農民工大聲喊着：“大爺！大爺們！”感激的泪水紛挂在小臉上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那幾位農民工都很年輕，大爺這稱呼顯然是不合適的。她又走到我的車窗前喊：“阿婆啊，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，我要留着嫁人時穿，阿婆……”聲音是哽咽的。“阿婆，我叫山果，山——果——”……！

燦爛陽光下的這個車站很快移出了我們的視線。我心裏久久回蕩着這名字：山果！眼裏也有泪水流出來。車上一陣混亂之後又平靜了，車窗外那一簇簇漫山遍野的野百合，靜靜地從灌木叢中探出素白的倩影倏爾而過，連同那個小小的沙窩站，那個瘦弱的面容姣好的山果姑娘，那些衣衫不整的農民工，那份心靈深處的慈愛消隱在莽莽群山中……

生活，請叫我瘋子

當某一天，切去赤裸裸的利益關係，祇剩無關痛癢的純粹，你會否發現？原來，塵世網裏，那條叫作利益的紐帶一旦斷了，便也沒有幾個真正可以靜坐下來與你對心的了。所以，活着的人，別哭，你哭給誰看啊。這個世界，從來是現實而又薄情的存在。你唯有不斷地豐盈自己，不斷地壯大自我，才能讓瞧不起你的人回過頭來甘拜你，折服你；也才能讓世人都欽佩地舉起拇指敬向你。

——題記 / 冽堯燈

已然很久，沒有像以往一樣，在字裏絮絮叨叨地訴說心事了；也已然很久，沒有像舊時一樣，于墨裏做個高產量的筆者了；亦似乎不再奢望，字裏行間，誰會讀懂個中淒涼與裂帛。

許是歲月忽晚，驀然回顧，終是明了，每個人都在埋頭苦幹，每個人都在匆匆趕路，沒有人會停下脚步，為你一直揮掉身上的塵埃；也沒有人願意地落閑逸，為你携上沉重的包袱。

這個世界，從來是炎涼而又黑暗的存在。除了父母，沒幾個人能真正在乎你的喜怒哀樂，也沒有幾個人會真正替你衷心地着想。

當某一天，切去赤裸裸的利益關係，祇剩無關痛癢的純粹，你會發現，這塵世網裏，那條叫作利益的紐帶一旦斷了，便也沒有幾個可以靜坐下來與你對心的了。

所以，活着的人，別哭。你哭給誰看啊。

況且，生活的現實與薄情，如你未够出色的話，親人都會看不起你，甚至一些包括，你的親生父母。

生活，終究是需要我們學會在挫敗中鏗鏘成長，學會在跌撞裏摸索出修為，然後，莞爾之間，回恍剎那，遇見自己，遇見溫暖。

我們人生每一個階段，每一匹時間，每一程旅途，遇見的人事或疼痛，遇見的荆棘或蠻荒，都會讓繁蕪的內心不斷地豐盈，不斷識接納。

當我們，不再為某些所謂的煩惱買單，不再去無病地呻吟，不再慨嘆韶華染鬢霜，也不會頹感英雄已末路。無論怎樣，都不會再輕易地彈泪，亦不會再怯弱地心傷，懂得淺淺遇着，淡淡看着，經已是一種返璞歸真，看破不道破的厚重和

從容。所以，在未能成功或成名之前，勿要多去怪責，烟月遠去，城市喧囂，自己却沒多大的坐擁和作為。你首先，需要做的，是切除怨天尤人，憤世嫉俗。

你自己不堅強，不會有誰來替你勇敢。所以，我屢跌，我微笑；我陣敗，我再戰。這并非因為我輸得起，而是因為，我想贏得漂亮。

榮枯憑歲數，寵辱任風刀。封緘一滴眼泪，供養昨日瘦骨；豁以安然淺笑，祭奠逝昔疲憊。前方，是末日邊緣，但我，却流浪得無怨無悔。祇因，那根以熱血點燃的半味烟火，它已深深，溶入我的肺。

生活，請叫我瘋子(二)

誰說生活殘酷無情，我就說它溫和得很呢，要不，它怎麼沒把你弄死，祇是將人逼瘋？

還是物質先富足吧，然後再去談精神。

如果你貧窮得祇能拿個破碗去乞討，沒有人會在意你的靈魂是否高尚或卑微，也沒有人會理會你的疼痛和無奈。

這世界，祇有當你站到一定高度，才有膽量說出詩與遠方；也祇有當你站到一定的層次，才有底氣拍着胸口說大話。

亦祇有到那個時候，你說的話縱然是放屁，別人也會偏向邪魅的客觀角度去為你解剖和高捧。

這個社會，從來無章法可循。人與人間，利和利中，到底說白了，不過你來我往，你去我留；你死我笑，你賜，我還要刮。

別去怨恨，也別去笑話，萬象本如此，世情本如是。固某天，當我們醒來，發現世界越加慘烈與頹靡，不必怔忡，不必憤嫉，因已是徒勞，也已是風氣。誰教，我們終是始作俑者。

我們，唯是把握好當下，珍惜眼前所擁有，開拓未來之香息，挖掘萬物之厚重，才是王道，亦才是真理。

人至察，則無友；水至清，便無魚。人生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糊塗；留一半瘋癲，留一半疏狂最好。至少，等兩臨霜襲，夢落天涯，還能擁着眼角微溫，凜然拂袖，告訴自己：雷雲不是深淵，殘酒足夠慰懷。



無怨無悔，成了一段流觴

滄海桑田，誰是誰的掛牽，思念成了留戀，往事蹉跎多少畫面，愛你一萬年，成了無悔的再也不見，思念，永遠，祇是一個畫面，曾經祇是一個人的搬遷。

我在風裏的畫面，游走的思念，溫暖了整個憂傷的纏綿，柔情的畫意繞過我心間的嬋娟，柔情入畫，我一生的流浪變成為你此時的掛牽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曾經以為人生就這樣了，走近你的懷抱，而你現在擁抱的是別人的眼神，我內心冷漠的整個世界的瘋狂，匆匆那年，你是否記得我內心的感受，現在是否能寫出我的名字，我的心在流泪，我的念在擦傷，一去不復返，愛難眠，流連忘返。

指尖柔情，人間繁華，多少牽絆成爲思念的風箏爲你畫眉，多少愛意編出一個人的兩行泪，才能入夢見你，愛你，是說不出的句子，等你，是看不見的誓言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手上的繁華有一種陽光，寫滿了思念的生命，掌紋綫的等你，已經成爲心跳

的劇終。故事每天都在內心開始書寫，那份走遠的浪迹江湖，讓我平生撕心裂肺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有時候的自己，有一份淡泊的清淨，看不出婆婆的溫暖，看不見紅塵的溫暖，人生無恙，爲何如此彷徨，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今生的擦肩而過，祇是爲了續寫前緣。

誓言，說透了，祇是爲了彌補前世的掛牽，恩怨，祇是書寫今生未流的泪水，承諾，成了今生的欺騙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挂念，斷念的殘夢憂傷在撕心的醉意裏，恒生的少年，一曲斷腸，斷了此生的恩怨。

有一天，你的晴天，我的難眠，有一年，思念如雨，人生如畫，等祇是一個牽挂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忘記天下，忘記人生，忘不了曾經的你，你是人生中的眷戀，你是今生今世的掛牽。

我有一顆心，等了一輩子，我

有兩滴泪，念了一輩子。孤獨的航帆總是起航在無緣的結局，愛意的朦朧每次走近傷感，寫出的思念，畫不出曾經的模樣。

風，斷了我的十年，雨，掃了我的一生，相遇，讓我思念一輩子，無緣再聚，是我苛求的一個笑話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鳳鸞南非，大雁一行，人間處處是離殤，秋月裁剪，你說的十裏桃花，祇是我心間的一滴牽挂。

心有一個家，愛你祇是一個牽挂，如果夢醒了，你是否會在黎明來接我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醉等的世界總是那麼憂傷，刻意的彷徨寫不出曾經的花開花落，人生無常，祇是一段憂傷。

愛情曾經的模樣，成了現在的瘋狂，哭泣的端詳一種憂傷在最後的流觴，愛你的模樣，祇是閱讀的流星，人生相見若如初，何苦留我相遇泪。

花月濃，人未央，思憶向身後的斷影靠攏，而那份單薄的流觴還能穿梭人海的彼岸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分，說成了一段流觴。

鳳求

鳳，傾城三生，奈何橋，幾人離合，最後看你的眼，已經成爲心中的風景，我等了整個世界，你路過我的全世界，從此無緣，祇是爲了書寫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忘不了，等不來，你的江湖，是我走不進的烟雨江南，如此掛牽，如此難忘，相思斷腸，人生再見無望。

花開了整個思念的晴天，爲閱讀展示的世界總是白馬過膝，溫柔一滴，祇是爲了斬斷我的情思，片刻思憶，祇是爲了讓我等你。

山河戀，海豚灣之年，那一句，我愛你，成了一輩子的流年，後來，



我是一朵花，花開花落找不到容華，容顏退却，我祇是你眼中的一個擦肩而過。

愛難眠，情難枕，逆流成河，有緣無份，說成了一段流觴懶散的星辰爲我月缺月圓，誰人不想思故事，誰人不想看風景，但是遇見你，成了我今生的畫意，寫出了思念的最後一道城市，撿起了流觴的斷影，擦不去風月的瀏覽情感。

心中的花蕊斷了又聚，人生的臺詞散了又寫，往事留戀祇是一片殘念，而你却爲我的婆婆寫出了一生的容華，風月情濃，傾城之戀，祇是一個風景。